

應昌期傳

李建樹
著



理藝出版社

應昌期傳

李建樹 著

理藝出版社

序

項秉炎

1 1997年8月27日，應昌期先生走了，他去了另一個世界。

他是懷着對故鄉深深的眷戀離開我們的。此前半個月，他還訂好機票，準備再來寧波。他多麼想再看看日新月異的故鄉，再會會日夜思念的故友，再親生他養他的這片故土！然而，病魔是那樣絕情，給他留下終生遺憾！

昌期先生祖籍寧波慈城鎮。他的父親應星耀先生是一位社會賢達，以治學嚴謹、治學有方飲譽鄉里。昌期先生自幼聰穎，酷愛圍棋；迫於生活，少小離家；志存高遠，自主自強；卓爾不群，事業有成，這在當地也傳為佳話。慈城是我長期工作過的地方，應該說，我對這位鄉賢早就懷有敬仰之情。

由於工作關係，我接觸的海外寧波幫比較多。這些令寧波人自豪的海外游子，在不同國度的地區，以寧波人特有的吃苦耐勞精神和善於經商傳統，奮鬥出各自的一方天地，取得了驕人的業績。改革開放後，他們帶着濃濃的鄉情，紛紛回到故里，為家鄉的繁榮昌盛貢獻力量。應昌期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對我來說，他還稱得上是知己知交的一位。

昌期先生生前是臺灣著名的實業家，應氏圍棋計點制規則的創始人。他首次回鄉是1988年，當時我還在台州工作，未能見上一面。1991年我調回寧波，

主持市委工作。是年2月，昌期先生捐資家鄉的首項工程中城小學落成，他邀我參加。我們雖然初次謀面，卻都有一見如故，相見恨晚之感。此後，他每到寧波，我必去造訪。接觸多了，彼此間的了解就更多更深更廣。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愛國心，民族魂，不媚俗，不偽飾。初到寶島，國民黨看中昌期先生卓越的理財能力，想讓他出任臺灣銀行行長，但同時又要他必須先加入國民黨。昌期先生一口回絕了這個先決條件，他寧可不當行長之職。朋友聞知，為之惋惜。有人勸他，行長一職是多少人做夢都想謀求的肥差，你居然那麼輕鬆地拱手相拒，何苦那麼認真呢！昌期先生心平氣和地回答：“人各有志，我有自己的為人為事準則。”從此，他告別了金融界，立志在實業界謀求發展。

圍棋是昌期先生從小酷愛的活動。把圍棋作為一項事業來追求，這是他成年之後的事。他告訴我，圍棋源于中國，是中華民族的國粹之一。這是世人皆知的事。可是日本人居然以圍棋故鄉自居，豈不欺人太甚！於是他立下宏願：盡畢生之力，振興圍棋事業，弘揚民族文化。他說，我一生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辦圍棋，以百分之十的精力辦實業。此言不虛。昌期先生潛心研究圍棋，著書立說，幾近痴迷，他研究圍棋的文字打印件幾可等身。有志者事竟成。他終於創立了應氏圍棋計點制規則，並設置世界圍棋賽中最高獎項冠軍獎金40萬美元的應氏杯圍棋賽。

一個人成長和作為，往往與其學歷相關。學歷高者，基礎好，起點高，知識面寬，適應性強，反之，成長之路就會困難重重。說來難以置信，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且溫文爾雅的昌期先生，竟是學徒出身，小學文化。我曾叩問：“你的精博學識從何而來？”他謙然回答：“精博不敢當，我靠的是自學、拼搏、鑽勁和悟性。”我還問他：“你是臺灣大學兼職教授，給大學生上課你虛不虛？”他說：“憑實力講課，何虛之有？”果不其然，一次，昌期先生應邀到寧波高專分校講課，他有條有理，深入淺出，娓娓道來，讓大學生個個聽得入迷。他還對聽課學生說，讀好書很要緊，但更要緊的是鍛煉悟性。如果你想有作為，千萬不能坐等領導提拔，等待老板重用。自己不發奮，沒悟性，就不會有出息。等待只會使自己成為碌碌庸才，混蛋老板才會提拔這種人，真正的老板只會看中腳踏實地、有悟性又有拼搏精神的人。

說幹就幹，幹就幹好，不放空炮，這是昌期先生一貫的辦事風格。我很贊賞他這種求實求精、爭創一流的精神。在我的印象中，昌期先生辦事從來不虛諾，不敷衍，一旦應承，就說到做到。第一次回寧波，他就急着去中城小學。這裡不但是他童年生活、學習過的地方，而且是厥父當了 37 年校長的一所學校。走進校門，活潑可愛的小朋友列隊歡迎他榮歸故里。他激動不已，仿佛自己回到了童年，從小朋友的笑臉中，他依稀看見自己少年的影子。當時，學校校舍破舊，年久失修，昌期先生心生感慨。陪同前往的鎮領導想讓昌期先生出點錢略作修葺，又礙于初次見面，不便開口。他覺察到鎮領導的為難，當即表示，這樣的校舍，修了也好不到哪里，不如拆了重建，把她建成一流學校。回到臺灣後，他馬上將承諾捐贈的建校資金一次性匯寄過來，還特地用集裝箱從臺灣運來劈離磚作為牆面材料。朋友說他，集裝箱裝磚頭，成本太高了！他卻說：“既然建一流學校，就要捨得花錢。”昌期先生一生辦過許多大事，對他來說，重建一所小學只是小事一樁。但他的辦事風格由此可見一斑。正是憑借這種風格，加上他的睿智和果斷，他一生雖然僅以百分之十的精力辦實業，但總是辦一件成一件，件件都志在必得，彈無虛發。

昌期先生對家鄉的感情有口皆碑。他 14 歲背井離鄉，到首次歸寧故里，整整熬過了 43 個年頭！離別愈久，歸心彌切。他無時不想着故鄉人民的福祉。改革開放政策終於使他的夙願得以實現。中城小學落成後，昌期先生又捐資新辦了幼兒園，重建了慈湖中學，且全是一流的。僅這三所“一條龍”學校，他就先後捐資 8000 多萬元。期間，他還在家鄉投巨資辦實業，利華羊毛工業公司、現代建材公司就是應氏集團在寧波創辦的大型企業。尤其可貴的是，他再三叮囑子女，在家鄉辦實業的贏利，決不帶走，要全部用於當地辦實事。他的子女忠實履行父訓，近兩年來，為重建保黎醫院捐款 1200 萬元，向寧波慈善總會捐贈善款 100 萬元。即使在身患絕症之後，他仍念念不忘要為家鄉出資興辦一所工商大學。他的這種造福桑梓的精神，鄉親們無不為之欽佩，為之感動。

我和昌期先生最後一次會面是在 1996 年 7 月至 10 月底。那時，他的癌症在臺灣動完手術，又經過一段時間化療之後，身體略有恢復。故鄉的人，故鄉的事，時刻讓他牽腸挂肚；故鄉的風，故鄉的月，時時都在呼喚游子歸來。在寧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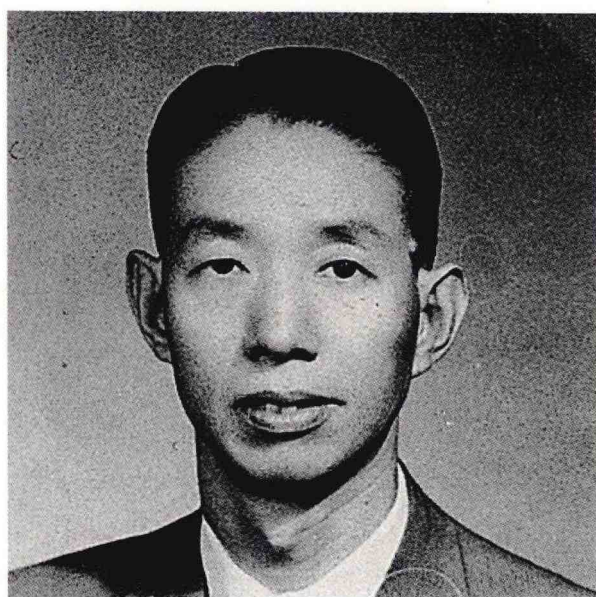
建的別墅落成了，他想回來小住段時間，休養生息，再鑄輝煌。那天，我和我的同事都去機場迎接。在汽車上我勸他好好休息，並以中藥調養。他答應了。不知是寧波中醫師的妙術和中藥的神效，還是熾熱的鄉情感染了他，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那段時間，他的心情特好，身體康復特快。剛到寧波，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但不到一個月，他就能在室內室外自由行走了。他好興奮，他看到了希望，他同我談了很多、很多。3個月後昌期先生又要回臺灣了。臨行前，我們約定要再次相見，他也表示一定再來。他是以愉悅之心與我們話別的。他是充滿希望告別家鄉的。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回寧波與我們再見。然而，想不到上蒼如此不解人意，如此絕情絕義。回到臺灣不久，昌期先生的病情惡化，他的生命很快走到了盡頭。寧波一別，居然是他與我們的最後訣別！

昌期先生的公子明皓先生囑我為厥父傳作序。為了彰顯昌期先生的為人為事，為了我與他的這段情和義，我欣然接受了。我和本書作者是懷着對昌期先生的欽敬之心完成這項任務的。這本書，既為昌期先生送行，願好人一路平安；又為後人了解、學習先賢提供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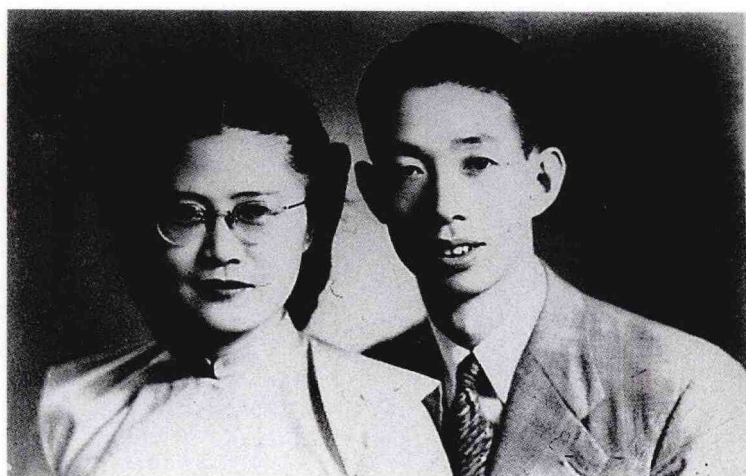
是為序，以作永誌。

1999年9月

一九三八年，福州應昌期與唐平塵在婚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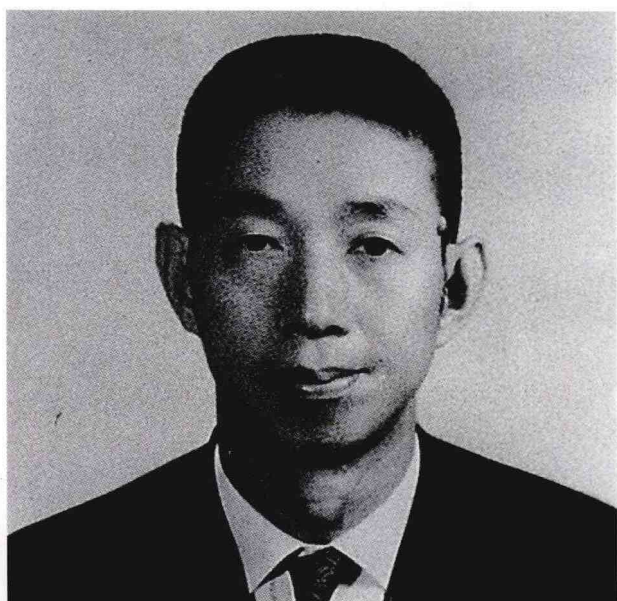


與唐平塵結婚時的應昌期



一九三八年新婚不久之應昌期伉儷

一九五零年
應昌期伉儷在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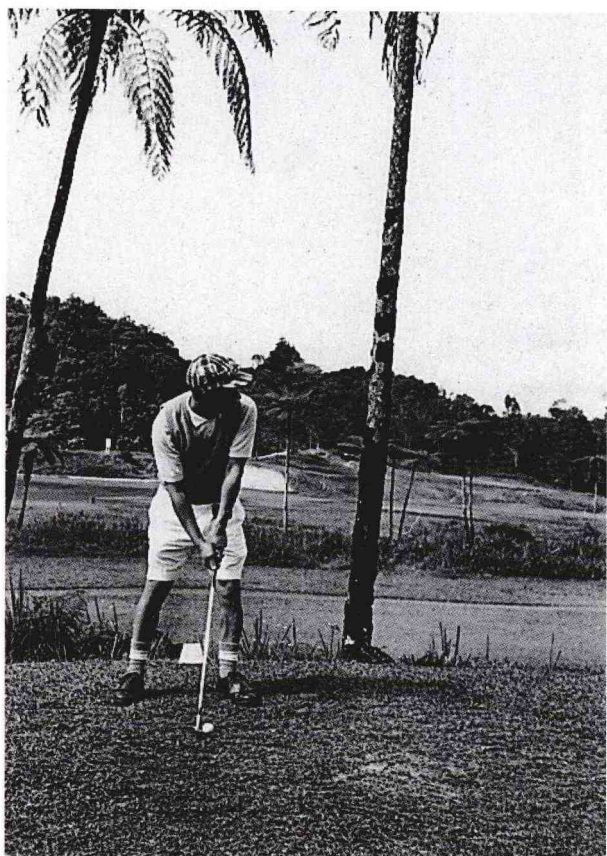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隨嚴
家淦抵臺時的應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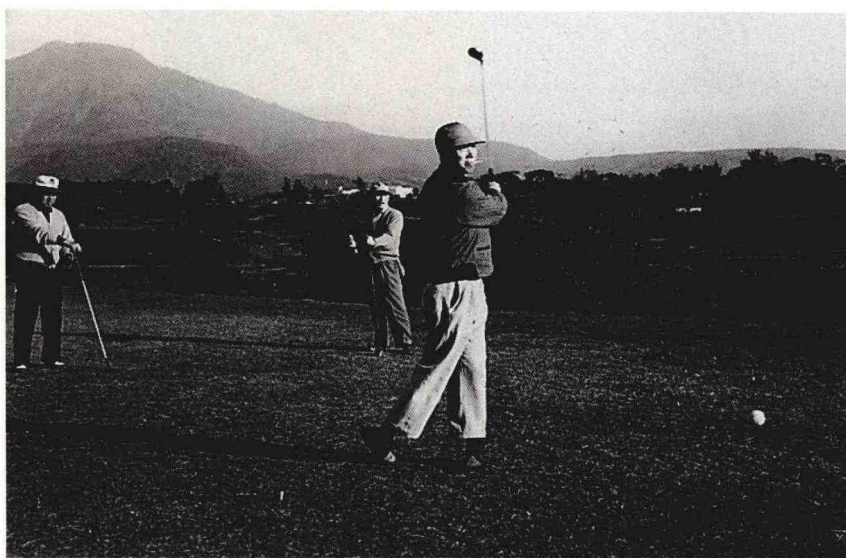
一九六零年應星耀夫婦在台北植物園



一九六六年，長女法諾結婚時攝
右起：應昌期伉儷、應星耀夫婦、邱譽夫婦(法諾之公婆)



在高爾夫球場上的應昌期



揮杆一擊時也叼着烟卷



一九六四年，在台北利華羊毛工業公司開業典禮上
左起：董事長應昌期、
嘉賓嚴家淦、總經理顧
儉德



六十年代
在台北市重慶南路寓所的書房裏



七十年代
在台北市忠孝東路四
段光復大樓的創辦人
辦公室



在“財團法人應昌期圍棋教育基金會”成立大會上致辭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在成立大會主席台上
左起：應昌期伉儷、沈君山



應昌期圍棋教育基金會成立，嚴家淦蒞會祝賀



吳尊賢(后排左立者)蒞會祝賀



在第一屆“應氏杯”世界職業圍棋錦標賽頒獎典禮上
 (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新加坡)
 左二至左六：曹薰鉉、應昌期、唐平塵、聶衛平、沈君山、陳祖德



第二屆“應氏杯”世界職業圍棋錦標賽主席台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台北)
 左起：吳清源、謝東閔、應昌期、王昭明



八十年代

在雅加達與好友較量高爾夫球技時，
攝於高爾夫俱樂部休息室



精驚八極，心游萬仞

——應昌期生前最喜歡的一張照片



一九九一年應氏家族在寧波華園飯店



在大學講演(一九九一年夏，寧波)



喜愛旅游的應昌期



最憶是故鄉(應昌期夫婦在靈橋前合影留念)